

暴风雨

The Tempest

〔英国〕

威廉·莎士比亚 著

朱生豪 译 何其莘 校

名著名译 中英双语

暴风雨

名著名译·中英双语

The Tempest

[英国]

威廉·莎士比亚 著

朱生豪 译 何其莘 校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暴风雨：汉英对照 / (英) 威廉·莎士比亚 (William Shakespeare) 著；
朱生豪译。—南京：译林出版社。2018.1

(莎士比亚戏剧)

书名原文：The Tempest

ISBN 978-7-5447-6816-0

I. ①暴… II. ①威… ②朱… III. ①英语—汉语—对照读物
②多幕剧—剧本—英国—中世纪 IV. ①H319.4:I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16348号

暴风雨 [英国] 威廉·莎士比亚 / 著 朱生豪 / 译 何其莘 / 校

责任编辑 马爱新

装帧设计 韦枫

责任印制 单莉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
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

邮箱 yilin@yilin.com

网址 www.yilin.com
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
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18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 10.75

插页 2

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7-6816-0

定价 26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，质量热线：025-83658316

目 录

导 言 1

剧中人物 2

地 点 2

第一幕

第一场 在海中的一只船上。暴风雨和雷电 3

第二场 岛上。普洛斯帕罗所居洞室之前 6

第二幕

第一场 岛上的另一处 26

第二场 岛上的另一处 37

第三幕

第一场 普洛斯帕罗洞室之前 46

第二场 岛上的另一处 50

第三场 岛上的另一处 55

第四幕

第一场 普洛斯帕罗洞室之前 59

第五幕

第一场 普洛斯帕罗洞室之前 69

尾 声 80

导 言

《暴风雨》对莎学家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。剧中主人公，借助魔法夺回爵位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帕罗，在剧终时告别魔法的那段台词，常常被认为道出了即将离开伦敦舞台的剧作家本人的心声，因而整个剧也常被看成是莎士比亚献给伦敦观众的告别剧作。虽然这种把莎士比亚与剧中人物等同起来的说法有些过分，但在剧作家最后独自完成的剧作中，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莎士比亚对于戏剧艺术的留恋。

剧中的主要情节——触礁船上的乘员飘流到一座仙境般的小岛上——可能是剧作家受了当时轰动伦敦的一起历险活动的启发。1609年6月，一艘英国船在驶往弗吉尼亚殖民地途中失事，船上水手在被称作“魔鬼之岛”处度过了一个冬天，第二年春奇迹般地生还。消息传到英国，一时间，对这起海事和“魔鬼之岛”的报道成了伦敦最抢手的新闻，也为莎士比亚提供了创作的素材。

《暴风雨》是莎剧中很独特的一出剧目。它基本上遵循了古典主义戏剧家推崇的三一律。莎士比亚从未认真遵守过三一律的规定，为此他曾受到过包括琼生在内的同代古典主义剧作家的抨击。《暴风雨》中的这种特殊安排，很可能是为了向他的同代人显示他也可以按照这一法则来进行创作。

在1623年出版的第一对开本中，《暴风雨》被列为第一个剧目。

剧中人物

阿朗索 那不勒斯王

塞巴斯蒂安 阿朗索之弟

普洛斯帕罗 米兰公爵

安东尼奥 普洛斯帕罗之弟,篡位者

弗迪南德 那不勒斯王子

贡札罗 正直的老大臣

阿德里安

弗朗西斯科 } 侍臣

卡列班 野性而丑怪的奴隶

屈林鸠罗 弄臣

斯蒂番诺 酗酒的管家

船长 水手长 众水手

米兰达 普洛斯帕罗之女

爱丽儿 缥缈的精灵

埃利斯

塞瑞斯

朱 诺

水仙女们

众刈禾人

其他伺候普洛斯帕罗的精灵们

} 由精灵们扮演

地 点

海船上; 岛上

第 一 幕

第一场 在海中的一只船上。暴风雨和雷电

【船长及水手长上。

船长 老大！

水手长 有，船长。什么事？

船长 好，对水手们说：出点力，手脚麻利点儿，否则我们要触礁啦。出力，出力！（下）

【众水手上。

水手长 喂，弟兄们！出力，出力，弟兄们！赶快，赶快！把中桅帆收进！注意船长的哨子。——风，你尽情地刮吧，直到你吹破你的肺，只要海面上还有空间。

【阿朗索、塞巴斯蒂安、安东尼奥、弗迪南德、贡札罗及余人等上。

阿朗索 好水手长，小心哪。船长在哪里？拿出点勇气来！

水手长 我谢谢你们，请到下面去。

安东尼奥 老大，船长在哪里？

水手长 你没听见他吗？你们妨碍了我们的工作。好好儿坐在舱里吧，你们简直是跟风浪一起来和我们作对。

贡札罗 哎，大哥，别发脾气呀！

水手长 你叫这个海不要发脾气吧。走开！这些波涛才不管什么国王不国王的，回舱里去，安静些！别给我们添麻烦。

贡札罗 好，但是请记住这船上载的是什么人。

水手长 随便什么人我都不放在心上。你是个堂堂枢密大臣，要是你有本事命令风浪静下来，那么我们愿意从此不再拉帆收缆了。把你的威权用出来吧！要是你不能，那么还是谢天老爷让你活得这么长久，赶快钻进你的舱里去，等待着万一会来的恶运吧！——出力啊，好弟兄们！——快给我走开！（下）

贡札罗 这家伙给我很大的安慰。我觉得他脸上一点没有该当淹死的记号；他的相貌活像是一副要上绞架的神气。慈悲的命运之神啊，不要放过了他的绞刑啊！让绞死他的绳索作为我们的锚缆，因为我们的锚缆全然抵不住风暴！如果他不是命该绞死的，那么我们就倒霉了！（下）

【水手长重上。

水手长 把中桅放下来！赶快！再低些，再低些！把大桅横帆张起来试试看。（内呼声）遭瘟的，喊得这么响！连风暴的声音和我们的号令都给压得听不见了——

【塞巴斯蒂安、安东尼奥、贡札罗重上。

水手长 又来了？你们到这儿来干吗？我们大家放了手，一起淹死好不好？你们想要淹死是不是？

塞巴斯蒂安 愿你喉咙里长起个痘疮来吧，你这胡言乱语、出口伤人、没有心肝的狗东西！

水手长 那么你来干，好不好？

安东尼奥 该死的贱狗！你这下流的、骄横的、喧哗的东西，我们才不像你那样害怕淹死哩！



贡札罗 我担保他一定不会淹死；虽然这船不比果壳更坚硬，水漏得像一个经期中的妇人一般。

水手长 紧紧靠着风行驶！扯起两面大帆来！把船向海中开出去！

【众水手浑身淋湿上。

众水手 完了完了！求求上天吧！求求上天吧！什么都完了！（下）

水手长 怎么，我们非淹死不可吗？

贡札罗 王上和王子在那里祈祷了。让我们跟他们一起祈祷吧，大家的情形都是一样。

塞巴斯蒂安 我真按捺不住我的怒火。

安东尼奥 我们的生命全然被醉汉们在捉弄着。——这个大嘴巴的恶徒！要是你淹死的话，让你的尸体经受十次潮汐的冲刷。

贡札罗 他总要被绞死的，虽然每一滴海水都反对这样做，而声势汹汹地要把他一口吞下去。

【幕内嘈杂的呼声：——“可怜可怜我们吧！”——“我们遭难了！我们遭难了！”——“再会吧，我的妻子！我的孩儿！”——“再会吧，兄弟！”——“我们遭难了！我们遭难了！我们遭难了！”

安东尼奥 让我们大家跟王上一起沉没吧！（下）

塞巴斯蒂安 让我们去和他告别一下。（下）

贡札罗 现在我真愿意用千顷的海水来换得一亩荒地，草莽荆棘，什么都好。听天由命吧！但是我真愿意死在陆地上。（下）

第二场 岛上。普洛斯帕罗所居洞室之前

【普洛斯帕罗及米兰达上。

米兰达 亲爱的父亲，假如你曾经用你的法术使狂暴的海水兴起这场风浪，请你使它们平息了吧！天空似乎要倒下发臭的沥青来，但海水腾涌上天，扑灭了火焰。唉！我瞧着那些受难的人们，我也和他们同样受难：这样一只壮丽的船，里面一定载着好些尊贵的人，一下子便撞得粉碎！啊，那呼号的声音一直打进我的心里。可怜的人们，他们死了！要是我是一个有权力的神，我一定要叫海沉进地中，让它不会把这只好船和它所载着的人们一起这样吞没。

普洛斯帕罗 安静些，不要惊慌！告诉你那仁慈的心，一点灾祸都不会发生。

米兰达 唉，不幸的日子！

普洛斯帕罗 不要紧的。凡我所做的事，无非是为你打算，我的宝贝！我的女儿！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我从什么地方来；你也不会想到我是一个比普洛斯帕罗——一所十分寒伦的洞窟的主人，你的微贱的父亲——更出色的人物。

米兰达 我从来不曾想到要知道得更多一些。

普洛斯帕罗 现在是我该更详细地告诉你一些事情的时候了。帮我把我的法衣脱去。好，（放下法衣）躺在那里吧，我的法术！——擦干你的眼睛，安心吧！这场凄惨的沉舟的景象，使你的同情心如此激动。我曾经凭借着我法术的力量非常妥善地预先安排好：在这里你听见他们呼号，看见他们的船沉没，但没有一个人会送命，甚至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失。坐下来，你必须知道得更详细一些。

米兰达 你常常刚要开始告诉我我是什么人，便突然住了口，对于我徒然的探问，你的回答只是一句：“且慢，时机还没有到。”

普洛斯帕罗 这时机现在已经到了，此时此刻就要叫你撑开你的

耳朵乖乖地听着啦。你能不能记得在我们来到这里之前的一个时候？我想你不会记得，因为那时你还不过三岁。

米兰达 我当然记得，父亲。

普洛斯帕罗 你怎么会记得？什么房屋？或是什么人？告诉我留在你脑中的随便什么印象。

米兰达 那是很遥远了，虽然我的记忆对我说那是真实，但它更像一个梦。不是曾经有四五个妇人服侍过我吗？

普洛斯帕罗 是的，而且还不止此数呢，米兰达。但是这怎么会留在你的脑中呢？你在过去时光的幽暗的深渊里，还能看见其余的影子吗？要是你记得在你来这里以前的情形，也许你也能记得你怎样会到这里来。

米兰达 但是我不记得了。

普洛斯帕罗 十二年之前，米兰达，十二年之前，你的父亲是米兰的公爵，并且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国君。

米兰达 父亲，你不是我的父亲吗？

普洛斯帕罗 你的母亲是一位贤德的妇人，她说你是我的女儿；你的父亲是米兰的公爵，他的唯一的嗣息是一位公主，出身高贵的公主。

米兰达 天啊！我们曾经遭到了怎样的奸谋而离开那里？还是离开那里更值得庆幸呢？

普洛斯帕罗 都是，都是，我的孩儿。如你所说的，因为奸谋我们才离开那里，因为幸运我们才飘流到此。

米兰达 唉！想到我给你的种种劳心焦虑，那些是存在于我的记忆中的，真使我心里难过得很。请再讲下去吧。

普洛斯帕罗 我的弟弟，就是你的叔父，名叫安东尼奥。听好，世上真有这样奸恶的兄弟！除了你之外，他就是我在世上最爱

的人了，我把国事都托付他管理。那时候米兰在所有列邦中称雄，而普洛斯帕罗是最出名的一个公爵，远近闻名，在学问艺术上更是一时无双。我因为专心研究，便把政治放到我弟弟的肩上，对于自己的国事付之不问。你那坏心肠的叔父——你在不在听我？

米兰达 我在非常热切地听着，父亲。

普洛斯帕罗 学会了怎样接受或驳斥臣民的诉愿，谁应当拔擢，谁应当贬抑；把我手下的人重新封叙，迁调的迁调，改用的改用；大权在握，使国中所有的人心都要听从他的喜恶。他简直成为一株常春藤，掩蔽了我参天的巨干，而吸收去我的精华。——你在听吗？

米兰达 啊，好父亲！我在听着。

普洛斯帕罗 听好。我这样遗弃了俗务，在幽居生活中修养我的德性，因为和世间隔绝了，我把那事看得格外重要，谁知却引起了我那恶弟的毒心。我给予他的无限大的信托，正像善良的父母产出刁顽的儿女来一样，得到的酬报只是他的同样无限大的欺诈。他不但握有我的岁入的财源，更僭用我的权力从事搜括。像一个说了谎话的人，自己相信自己的欺骗一样，他俨然以为自己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公爵。处于代理者的位置上，他用一切的威权铺张着外表上的庄严：他的野心于是逐渐膨胀起来——你在不在听我？

米兰达 你的故事，父亲，具有发聋振聩的力量。

普洛斯帕罗 为要撤除横隔在他野心之间的屏障，他自然希望自己成为独揽米兰大权的主人翁。我呢，一个可怜的人，书斋便是我的领地，他以为我已没有能力执行世间的政事。因为觊觎着大位，他便和那不勒斯王协谋，甘愿每年献贡臣服，把他

自己的冠冕俯伏在他人的王冠之前。唉，可怜的米兰！一个从来不曾向别人俯首称臣的邦国，这回却遭到了可耻的卑屈！

米兰达 天哪！

普洛斯帕罗 听我告诉你他所缔结的条款，以及此后发生的事情，然后再告诉我那算不算得是一个好兄弟。

米兰达 我不敢冒渎我的可敬的祖母，然而美德的娘亲有时却会生出不肖的儿子来。

普洛斯帕罗 现在要说到这条约了。这位那不勒斯王因为跟我有根深蒂固的仇恨，答允了我弟弟的要求；那就是说，以纳贡称臣作为交换条件，他当立刻把我和我的人撵出国境，而把大好的米兰和一切荣衔权益全部赏给我的弟弟。因此在命中注定的某夜，一队不义之师被召集起来，安东尼奥打开了米兰的国门；在寂静的深宵，阴谋的执行者便把我和哭泣着的你赶了出来。

米兰达 唉，可叹！我记不起那时我是怎样哭法，但现在不禁又要哭泣起来。这是一件太叫人想起来伤心的事。

普洛斯帕罗 你再听我讲下去，不久我便要叫你明白眼前这一回事情；否则这故事便是一点不相干了。

米兰达 为什么那时他们不把我们杀害呢？

普洛斯帕罗 问得不错，孩子，谁听了我的故事都会产生这个疑问。亲爱的，他们是没有胆量，因为我的人民十分爱戴我，而且他们也不敢在这件事情上留下太重大的污迹，他们试图用比较清白的颜色掩饰去他们的毒心。一句话，他们把我们押上船，驶出了十几里以外的海面；在那边他们已经预备好一只朽腐的破船，帐篷、缆索、桅樯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老鼠一见也会本能地退缩开去。他们把我们推到这破船上，让我们向着



周围的怒海呼号，望着迎面的狂风悲叹；那同情于我们的风的叹息，反而更加添了我们的危险。

米兰达 唉，那时我对你来说是个多大的累赘啊！

普洛斯帕罗 啊，你是个小天使，幸得有你我才不致绝望而死！

上天赋予你一种坚忍，当我把热泪洒向大海，因心头的怨苦而呻吟的时候，你却向我微笑；为了这我才生出忍耐的力量，准备抵御一切接踵而来的祸患。

米兰达 我们是怎样上岸的呢？

普洛斯帕罗 靠着上天的保佑，我们有一些食物和清水，那是一个那不勒斯的贵人贡札罗——那时他被任命为参预这件阴谋的使臣——出于善心而给我们的；另外还有一些好衣裳、布帛和各种需用的东西，使我们受惠不少。他又知道我爱好书籍，特意把我的书都让我带走，那些我看得比一个公国更宝贵。

米兰达 我多么希望能见一见这位好人！

普洛斯帕罗 现在我要起来了。（把法衣重新穿上）静静地坐着，听我讲完我们海上的惨史。后来我们到达了 this 岛上，就在这里，我亲自做你的教师，使你得到比别的公主小姐们更丰富的知识，因为她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花在无聊的事情上，而且她们的师傅也绝不会这样认真。

米兰达 真感谢你啊！现在请告诉我，父亲，为什么你要兴起这场风浪？因为我的心中仍是惊疑不定。

普洛斯帕罗 你已经知道了这么一段情节；现在由于奇怪的偶然，慈惠的天意眷宠着我，已经把我的仇人们引到这岛上了。我借着预知术料知福星正在临近我命运的顶点，要是现在放过了这机会，以后我的一生将再没有出头的希望。别再多问啦，你已经倦得要睡去；放心睡吧！我知道你身不由主。（米

兰达入睡)出来,仆人,出来!我已经预备好了,来啊,我的爱丽儿,来吧!

【爱丽儿上。

爱丽儿 万福,尊贵的主人!威严的主人,万福!我来听候你的旨意。无论在空中飞也好,在水里游也好,向火里钻也好,腾上云头也好,凡是你有力的吩咐,爱丽儿愿意用全副的精神奉行。

普洛斯帕罗 精灵,你有没有按照我的命令指挥那场风波?

爱丽儿 桩桩件件都没有忘失。我跃登了国王的船上;一会儿在船头上,一会儿在船腰上,一会儿在甲板上,每一间船舱中我都煽起了恐慌。有时我分身在各处放起火来,中桅上,帆桁上,斜桅上,都一一燃烧起来;然后我再把各个身体合拢来,即使是天神的闪电,那可怕的震雷的先驱者,也没有这样迅速而炫人眼目:火光和硫磺的轰炸声似乎在围攻那摇挥着威风凛凛的三叉戟的海神,使他的怒涛不禁颤抖。

普洛斯帕罗 我的能干的精灵!谁能这样坚定,在这样的骚乱中不至于惊惶失措呢?

爱丽儿 没有一个人不发疯似的干着一些不顾死活的勾当。除了水手们之外,所有的人都弃船而跳入泡沫腾涌的海水中。王子弗迪南德头发像海草似的耸乱着,是第一个跳水的人。他高呼着:“地狱开了门,所有的魔鬼都出来了!”

普洛斯帕罗 啊,你真是我的好精灵!但这是不是就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呢?

爱丽儿 就在海岸附近,主人。

普洛斯帕罗 他们都没有送命吗,爱丽儿?

爱丽儿 一根头发都没有损失,他们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没有一点